

长篇军旅小说『金戈』丛书

主编·朱向前

雪岛·著

无帆的海

CHANGPIANJUNLU
XIAOSHUOJINGCONGSHU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WENYICHUBANSHE

WUFANDE

HAICHUAN

佛说
聚散有缘
道说
阴阳为道
你说
爱是苦酒
我说
情是沧海
这世界
究竟有谁能说得明白

船





90163785

主编·朱向前

长篇军旅小说『金戈』丛书

北岳文艺出版社

无帆的海船

QIPIANJUNLU
HUOJINGECONGSHU

WUYICHUOBANSHE

雪岛·著



I247.5
1683



社 长: 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 张秉正
复 审: 李红林
终 审: 杨济东

无帆的海船

雪 岛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经贸委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10千字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

ISBN 7—5378—1720—0

I·1680 定价: 14.00元



作 · 者 · 简 · 介

雪岛，原名徐锁荣，祖籍江苏金坛，1948年10月出生，1970年入伍在北海边当水兵，历任帆缆兵、文书、干事、宣传处副处长等职，1985年任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创作室主任。大校军衔。从1980年开始，先后在《当代》、《中国作家》、《小说》、《昆仑》等刊物发表中篇小说、散文，结集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蓝色的部落》等。总计一百多万字。短篇小说《走出运河》获《昆仑》文学奖、中篇小说《老孩》获海军建军45周年文学金奖，根据《老孩》改编的8集电视连续剧《牧云的男人》获1996年“飞天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军队二级作家。

序

□ 徐怀中

在我的印象当中，北岳文艺出版社向来对扶持出版军事题材图书有着特别的热情。记得还是在八十年代初，新时期的军事文学刚刚启动不久，他们就派出了富有经验的资深编辑高鲁同志专程来到北京，找到部队一些老同志约稿，此后不久，便出版了包括寒风同志的长篇小说《淮海大战》在内的《现代军事题材小说丛书》，对当时军事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发生了很好的影响。九十年代初，北岳文艺出版社又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组织编辑出版了反映我军历史上著名战例的四卷本二百余万字的《百战图》，由张震上将作序，还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首发仪式，也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一家地方出版社，能以如此长期持续不断的热情来关注军事文学创作和军事题材图书的出版，在全国出版界也是不多见的。仅此一点，我作为一名老兵和部队文学工作者，就对北岳文艺出版社心存亲切感和默默的谢意。

八九十年代之交以来,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的急剧变化,文学的发展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和问题,军事文学也不能例外,它在八十年代中期的繁荣景象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成了渐渐远去的历史背影。近年,为了重振军事文学的雄风,部队各级文化领导部门、各大单位创作室、军队出版社等方方面面都在出主意想办法,也出台并且正在落实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据我所知,这两年借着江泽民总书记提倡抓长篇、影视、儿童文学“三大件”的东风,全军组织了一批作家开始主攻长篇创作。今年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已经推出了首批六种,这无疑是一个好兆头。根据以往的经验,军事文学的创作,适当地采用一下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集团运作方式,往往还是能奏效的。这也可以算是军队作家的一种整体优势吧,而这个优势又是由军队自身体制所决定的,它有利于凝聚队伍,激发斗志,协同攻坚。七十年代末期,总政组织全军作家分期分批到南线体验生活从而产生了一批好作品,就是一次“集团冲锋”的成功“战例”。在当今军事文学普遍不大景气,作家们有点呈“散兵游勇”状态的情势下,以组织丛书等形式来召唤大家,也不失为新形势下的一种有效办法。它有可能打破沉闷,开创新局面。但是,真正当全军的多数作家都动起来了,尤其是有相当一部分投入长篇创作之后,仅仅靠为数有限的几家军队出版社的配合还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全社会的广泛支持,需要“军民共建”,联手“作战”。当此之时,北岳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能主动和部队作家合作,确实让我感到了三分意外和七分欣喜。

现在,经过作者和主编朱向前以及编委会同志一年半的辛勤劳动,“长篇军旅小说《金戈》丛书”首批《遍地葵花》、《飞越盲区》、《无帆的海船》、《风卷旗》、《准备离机》等五种很快就要和读者见面了。在我看来,这套丛书的突出特点是一个“新”字。一是作者队伍新,陈怀国、石钟山、赵建国三位都是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军旅小说新秀,徐锁荣、宿聚生两

位虽然略为年长，但也还属于新近“杀”出来的。这些年来，我多多少少地接触过他们的一点小说作品或影视作品，感到他们都有扎实的部队生活体验，在艺术上也各有自己的追求，并且正在逐渐趋于成熟。这次，他们大多是第一次尝试长篇创作，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水准，实现了对各自以往创作的总结或突破，确实可喜可贺。他们以新人的阵容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手笔，新的气象和新的生机。二是作品内容新，五部长篇不仅分别取材于陆军、海军、伞兵、飞行员和军队院校，显示了题材的多样性，而且更为可贵的是，它们大都侧重于通过九十年代的军营生活，揭示出了当代军人的新的追求，新的渴望，新的情感世界和新的精神风貌。军事文学创作的新人和新的军事文学人物形象，二者恰恰是当前振兴军事文学大业所期待的，是军事文学在二十一世纪持续发展的长远保证。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我对我们的军事文学更有信心。为此，我要衷心感谢几位作者，感谢北岳文艺出版社和《金戈》丛书的全体编委，并且希望《金戈》丛书越出越好，办成军事文学的“名牌”和精品，为跨世纪的军事文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九七年四月十八日于北京

第一章

刘鹤洲的目光一直凝视着飞机舷窗外的蓝天。这里是一万公尺高空，波音 747 的机翼下方，是白得耀眼的云涛，这些厚厚的一直辅到天边的白云，极像秋天晒场上晾的棉花，一堆堆一团团，仿佛人跳上去能被反弹起来。云涛下方，是他既熟悉又陌生的冲积洲平原，此刻，它的全部面貌都被厚厚的云层遮住了，春天的阳光在积云表层游动着，用大写意的手法勾出了云浪的阳面和阴面。

空中小姐轻手轻脚走了过来，将一杯热咖啡端到刘鹤洲面前，柔声柔气地说：“先生，请！”空姐连请了两声，刘鹤洲才

转过脸，朝空姐点了一下头，接过了咖啡。随后又接过太太的那一杯，放到她面前的活动小茶几上。空姐嘴角含着一个妩媚的微笑，转身朝后座走去，脚步轻得仿佛踩着云。

太太已经歪在座椅上睡着了。飞机刚从香港机场起飞的时候，她还不时地用右手食指在胸前划着十字，嘴里轻声念叨着。根据她嘴唇翕动的样子，他断定她又在重复三十多年前经常念叨的那六个字：“愿主保佑——阿们！”太太睡着了，或许这些日子她太累了，这从她的脸上能看得出来。自从刘鹤洲开始经办回大陆的护照，或者说自从那天夜里刘鹤洲在梦中与结发之妻相会并将结发之妻的名字喊出了声又被睡在身旁的她听见了之后，她脸上的皱纹在一夜之间就加深了。刘鹤洲的结发之妻虽然在刘鹤洲来台湾之前早已入土为安，但他在梦中喊出了她的名字，身旁的她还是难以承受。第二天一早，她就离家出走了，连招呼也没有打一声，急得刘鹤洲像热锅上的蚂蚁。但是第三天，她又平平安安回来了。到家之后，她一反常态地劝说刘鹤洲办护照给结发之妻扫墓，并着手替他买扫墓用的祭品。太太这般宽容，令他着实感动了一阵，于是他便写了一个回大陆给亡妻扫墓的申请，送到了警察局。他当时只是想试一试，能去就去，不能去也就算了。想不到一个礼拜之后，警察局就把护照送来了，顺利得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当他偕同太太登上了从台北飞往香港的国航航班，他觉得这一切似乎是一个梦。而从香港转乘上了中国民航的班机，他更觉得自己是在梦里了。

飞机飞得很平稳，这从太太面前的那杯咖啡可以看得出来。根据时间推算，航班此刻已经飞临那一片广袤的位于太平洋西海岸的冲积洲平原了。刘鹤洲又将脸转向舷窗。厚厚的舷窗玻璃外面，阳光均匀地铺洒在云海之上，云团不断涌动着，翻卷着，从机翼下方擦过。

突然，飞机前方的云层变得稀薄了，刘鹤洲连忙抓住太太的一条胳膊，轻轻摇了一下：“小满，你快来看。”他本想让太太看一眼机翼下方的离别三十多年的冲积洲平原，看看平原上的河流湖泊和人间城廓，但太太惺松的睡眠只是眨了一下，又闭上了。

也许是她太累了，或者是如古诗里写的，是“近乡情更怯”？刘鹤洲这样想着，便轻轻松开了抓住太太胳膊的那只手。

这时候，太太突然说话了：“鹤洲，飞机快要降落了吧？”太太说话的时候依然闭着眼。

“快了，马上就到上海了。”刘鹤洲说。

“大陆民航的飞机是不是可以接着坐？”

“怎么，你还没有坐够？”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如果手续简便，我就买张返程机票，先回去算了，反正我已陪你到了大陆了。”太太说这番话的时候，脸上的皱纹好像又加深了。

“小满，你这是什么话？在家的时候说好了一起来的，怎么又变卦了？”

“我是……好了，不说这些。”太太说着，轻轻叹了一口气，又用手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刚划完，飞机就开始降落了。

刘鹤洲和太太出了上海虹桥机场，坐了一辆出租车赶到市区，天色已近黄昏。两人在上海大厦下榻，第二天一早就坐上了上海开往常州的一趟临时增开的快客。刘鹤洲上车找到座位后，首先想安顿的便是手里拎着的那只随着他过海旅行的蒙着布的鸟笼子。行李架上早已被捷足先登的包、箱占领，挂在衣帽钩上又不合适，刘鹤洲正在犯愁，这时候一个乘警走了过来，笑容可鞠地对他说：“老先生，出门旅行，怎么还带这个？”

刘鹤洲先是一怔，乘警虽然态度和蔼，但语气听上去似乎有审

问的成份。他便以问为答道：“警察先生，是不是大陆的火车上不让带鸟笼？”

乘警连忙解释道：“老先生，你误解了，我是说，出门旅行带只鸟多麻烦。”

刘鹤洲这才松了一口气，说：“人老了，就喜欢玩个鸟，这跟小孩子出门喜欢带个玩具一个样。”

“你真有意思。”乘警被刘鹤洲的话逗乐了，随口说：“老先生，我替你保管吧，等下车的时候，我再还给你。”

乘警本是好心，但刘鹤洲又紧张了，连忙摆手，说：“警察先生，我的鸟认生，万一受了惊，可就麻烦了。”

“那好，我就在这里找个地方。”乘警说着，从刘鹤洲手上拎过鸟笼子，挂到座位上方的行李架横杆上，随后，又从满满的行李架上抽出一个印有“日本化肥”字样的鼓鼓囊囊的大包袱，塞到座位下方，将刘鹤洲另一只手上拎着的一只旅行箱塞了上去。大包袱的主人是个留着狮子头的小伙子，眼睁睁地看着乘警摆弄他的包袱，心里显然很不平衡，但嘴上又不敢语言。

乘警安顿好刘鹤洲的行李，转身走了，临走时又微笑着留下一句话：“有事请找我。”

望着乘警的背影，刘鹤洲回过头对坐在座位上的太太说：“大陆的警察还挺好的。”刘鹤洲说这句话的时候，太太似乎毫无反应，只是拿目光痴痴盯着悬挂在行李架上的鸟笼子。此刻，只有她心里明白刘鹤洲为什么要带着一只鸟笼子回大陆，这一路上带着小生灵所费的周折，也只有她心里清楚。

从上海到常州只有三个钟头的火车路程，说到就到了。火车进站后，没等停稳，车厢里的乘客都急急忙忙朝车门口涌，这趟客车上，有不少乘客都是赶在清明节前回乡扫墓祭祖的，他们的手中都

拎着装着纸钱寒食之类供品的提兜，有的还提着装着鲜花的小花篮。乘客们涌向车厢两头的车门，又纷纷回过头来，顾盼拎着鸟笼子站在过道上的刘鹤洲，有的还用手指指点点。其中那个早已把塞在座位下面的大包袱搭上右肩的留着狮子头的小伙子还小声对同伴说：“这个老头子，带什么不好，偏要带一只鸟？”

列车在终点站戛然而止，刘鹤洲拉着太太的手最后走出了车厢。与所有同车乘客出站时的匆忙相比，俩人都显得很从容：刘鹤洲右手提着鸟笼，左手拉着太太的右手，而太太的左手，又拖着那只装着小滑轮的旅行箱，俩人都款款迈着步子，走得胜似闲庭信步。

这时候，那个乘警又从月台远处跑了过来，跑到刘鹤洲面前立了定，朝他行了一个很标准的举手礼。

刘鹤洲一下子愣住了，问道：“警察先生，你这是……”

“老先生，我来向你敬个礼，没有别的意思。”

“没有别的意思？”刘鹤洲问道。

“没有。”乘警说：“我在火车上跑了这么些年，还是头一回听见有人喊我警察先生，所以，我要来给你敬个礼。”

“我还当你要来检查我的行李呢！”刘鹤洲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其实，他旅行箱里既没有走私货，也没有易燃易爆物品，所有的一切都是经得起检查的，但乘警刚才的举动，还是令他有些紧张，他连自己都说不清楚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在作怪，是一种职业老军人的敏感，还是对离别三十多年的大陆太陌生了？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反正说不清楚。这些年，他对大陆的了解，都是从台湾的报纸和电台提供的消息而得到的。尤其是他退出军界赋闲之后，基本上过的是一种半隐居的生活。初次回到故乡，他对大陆的警察有一种天生的戒备心理是可以理解的，这也包括他的太太朱蔚霞。

“老先生，你好像是从海外来的吧？”乘警笑着问道。

刘鹤洲也笑着，点了点头，他本想说是从台湾来的，但话到嘴边他还是停住了。

“回大陆观光旅游？”乘警又问。

刘鹤洲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也算是吧。”

“难怪要带只鸟来，带着鸟旅游，人和鸟都回归祖国的大自然，那可真是天伦之乐。”乘警将刘鹤洲送到车站出口处，朝俩人挥了挥手，说：“祝你们旅途愉快！”随即转身朝停在月台上的车厢跑去。

刘鹤洲回头望着远去的乘警，道：“大陆的警察真是有意思，喊他一声先生，就这么巴结。”

“我看你，真有点像是属曹操的，疑心病太重了。”太太说。

“你还说我？在飞机上，你不是还要马上买返程票么？”刘鹤洲嘿嘿笑着，拉着太太随着人流出了站。

车站出口处两旁站满了人群，有接站的，有揽客的出租车司机和三轮车车夫，也有拿着扁担绳索靠脚力送货赚钱的乡下农民。刘鹤洲拉着太太的手走出站口，立刻感到有众多的目光盯着他，并不时有人围过来问他：

“老板，坐出租吗？”

“老先生，要用三轮车送送吧？”

.....

一声接一声的问话，弄得刘鹤洲不知回答哪个好。他只好低着头，慢慢朝前走着，拉客的大多数说的是常州话，在离别故乡三十年后，突然听到乡音，他觉得特别亲切。他和太太一路走出人群组成的夹道，站到了车站广场中心。

刘鹤洲松开了太太的手，太太也放下手中的旅行箱拉杆，俩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春天的阳光很不错，天空散淡着数朵白云，

城市的上空弥漫着一些烟尘，这与三十多年前是截然不同的。三十多年前的常州还没有大工业，因此在晴朗的日子天空总是很明净，没有工业污染的江南古城就像一个气质典雅的女子，怎么看都觉得她美丽。现在不同了，钢筋混凝土的高层建筑和一些时浓时淡的烟尘使城市有了浓厚的脂粉气，那些高大建筑群过分豪华的外层装璜就像贵妇人脸上的浓施粉黛。刘鹤洲和太太刚将这座江南古城匆匆打量了一眼，突然有两个三轮车车夫跑了过来，这两个车夫都是三十岁上下，每人腰带上都挂着一只装钱的皮夹子，走到他俩跟前，便一个拽住一个，操着常州话拉客：

“大老板，坐我的车吧，我的三轮车是新的，跑得也快，坐上去是蛮惬意的。”

“太太，坐我的车，我的车价格便宜，跑得也不慢。”

两个车夫边动嘴边动手，嘴上动之以理，手上动之以力，那架势，恨不得立马将俩人拖进身后不远处的车内。

两个车夫过分的热情，使刘鹤洲和太太都不好意思拉下脸辞掉其中的一个。正当俩人为难之际，拉住太太的那个车夫突然松了手，拎起放在地上的那只旅行箱，飞似地朝广场西侧跑去，放上了歇在那里的车子上。拉刘鹤洲的见拖太太的已先下手，便夺刘鹤洲手中的鸟笼子。刘鹤洲急了，连连躲闪着，道：“别动、别动，这笼子里的鸟受了惊，可是了不得了的事！”

“不就是一只鸟么，有什么了不得的？大不了我赔你一只，常州鸟市上的鸟便宜得很！”车夫说。

“我的鸟你可赔不起。”

“老板，你不要用一只小鸟来推我的生意。”那车夫仍然拽着鸟笼，看来刘鹤洲不上他的车，他是不会撒手的。

俩人正僵持着，广场西侧停歇的一长溜三轮车中突然跳下一

个车夫，拎起放上车子的那只旅行箱，大步流星地朝这边走来。他走到朱蔚霞面前，先放下那只旅行箱，然后抬起右手，轻轻地在拽住鸟笼的那个车夫后背上拍了两下。那只手拍完之后仍然按在背上，手上戴着一只洗得很白的线手套。

抢生意的车夫连忙回过头。随即，拽着鸟笼的手就松开了。

右手戴着白手套的车夫仍然将那只手按着抢生意车夫的后背，他头上戴着一顶灯芯绒旧礼帽，帽子的前檐压得很低：“三百六十行，行行有规矩，踏三轮的也要有踏三轮的规矩，哪有像你们这样做生意的？”

车夫说完话，转身便走了。他回到自己三轮上，朝后座一坐，翘起两只脚朝前座上一搁，两只脚尖悠哉悠哉晃动着。

被解了围的刘鹤洲连忙拎着鸟笼走到那辆三轮车的龙头前方。那人已将礼帽扣着脸，像是在打盹似的。

“师傅，谢谢你了！”刘鹤洲说。

“我们踏三轮的，可称不起师傅。”车夫说：“老先生，小地方的人不懂礼貌，请你不要见怪。”

“没关系，他们不过是抢抢生意，做生意么，总得要拉客。”刘鹤洲说。

“这些标将^①！乌龟不咬人——吃相难看，拉起生意来就像梁山下来的。”他说着，将扣在脸上的礼帽朝上推了推，露出下半边脸，问道：“没有吓着你们吧？”

“没有没有。”刘鹤洲尽管看不见车夫的上半边脸，但从声音可以判断，他的年纪起码在六十岁上下，彼此相仿的年龄，让他有一种亲近感，加上他刚才的举动，使他和他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老

① 标将：常州土话，家伙的意思。

师傅，看样子你在同行当中还挺有威信。”

刘鹤洲话音刚落，旁边一辆车上坐着的一个四十开外的车夫马上接过话头说：“他在常州码头上可是踏了几十年三轮车了，我们都叫他老大。”

“老先生，你别听他瞎吹，老大是这么好称的吗？按照官场里的说法，老大那可是一把手，我算什么，我不过是个踏三轮的。在我自己的三轮车上，没有客人，我是皇帝，有了客了，我不过是个臭脚力。”车夫说。

“老师傅，我想问问你，常州还有没有人拉黄包车？”刘鹤洲问道。

“黄包车？你想坐？”

“我不过是随便问问。”

“那种车，恐怕到博物馆也找不到了。”车夫说：“早就淘汰了，再过些年，恐怕三轮车也没人坐了，到那时，我们这些臭脚力只能喝西北风了。”

这时候，朱蔚霞拉着旅行箱走了过来，操着一口地道的常州方言插话道：“我倒是蛮喜欢坐黄包车的，黄包车虽然不快，但是稳当，坐在上面笃悠悠的，老早头，也就是我小辰光，每逢春天，我阿爹就带着我坐着黄包车去乡下踏青。”

“太太，看来你是一个很容易怀旧的人。”车夫说着问道：“你是常州人吧？”

朱蔚霞点了点头：“离开家乡都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啦？人生可是没有几个三十年啊！”车夫感叹道，话语里充满了沧桑感。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朱蔚霞不胜感慨。她说完话，拿眼认真瞅了一下车夫。

车夫帽檐下的半截子脸黑黑的，脸颊两边的皱纹粗犷而深刻。
“离家这么些年，想不想家？”他问道。

“当然想啰。”朱蔚霞说。

“想家是什么滋味？”他又问道。

“什么滋味？就像这笼子里的鸟，想飞又飞不出去，只好在里面乱扑腾。”朱蔚霞指了指拎在刘鹤洲手上的鸟笼，说：“反正我在台湾，只要一看到电影镜头里有黄包车，就会想家，想得不得了。”

朱蔚霞话刚说到这里，刘鹤洲连忙朝她眨了眨眼睛。

朱蔚霞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露出是从台湾来的，便赶忙打住话题。但是话一出口，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这时候，车夫又将礼帽朝后推了推，道：“这么说，你们是台胞啰？台湾来的老板太太，如果看得起，就坐我的车，常州我可是很熟，有几条大马路几条小弄堂，全装在我心里，你们要到哪里去，我闭着眼睛都能把你们送到。”车夫帽檐下方的两只眼袋又大又黑，里面像装着两个活物，一说话就不住地颤动。

“就冲着你这副热心肠，我们也要坐你的车。”

朱蔚霞话音刚落，车夫便跳下后座，将俩人扶上车，随后又将那只旅行箱摆到俩人中间。

他松开刹车把手，一手拉着车座一手扶住龙头，两条腿迈成弓箭步，一步步朝前走着，随着脚步的逐渐加快，三个车轮便飞快地转动起来。于是，他左脚踩上踏脚，右腿从车座前方轻轻一划，稳稳地骑上了车，将车轮蹬得呼呼生风。

三轮车左右逢源，见人缝就钻，灵活得像一头扬蹄撒欢的小马驹，很快就穿出了人群密集的车站广场。

“老板太太，现在要到哪里去？”车夫边蹬车边操着常州方言问道。